

On Military Disposition of the Qi State in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 
in *Chen Ji's Questions about Fortress* on Yinqueshan Bamboo Strips

## 从银雀山汉简《陈忌问垒》 看战国时期的齐国军阵

□ 赵志超

**摘要：**《吴子·料敌》篇提到齐国军阵的特点是“重而不坚”、“前重后轻”。历代注家相关注语不甚明了，且与常识不符。通过对银雀山汉简《陈忌问垒》的研究，可知战国时期齐国的军阵呈现出梯次配置的特点，战车和重装格斗兵种在前，轻装远射兵种在后。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，中国古代的步兵确有轻装、重装之分。因此，齐阵“前重后轻”，应指其兵力部署上将重装兵种布置在前，轻装兵种布置在后，由此导致阵形笨重，因此谓之“重而不坚”。

**关键词：**中国古代军事史 银雀山汉简 《陈忌问垒》 齐国军阵

**中图分类号：**E89 **文献标识码：**A **文章编号：**1002-4883-(2012)02-0062-05

先秦兵书《吴子》曾对当时各国军阵的特点进行了一番概述，对此，历代学人的理解和注释都显得较为抽象，晦涩难通。银雀山汉墓竹简中《孙臆兵法·陈忌问垒》篇提到了齐国军阵的布置，可以帮助人们较为具体的理解《吴子》中的相关记载。

### 一、《吴子》中的齐国军阵

《吴子·料敌》篇中，有一段对战国时期各国军阵特点的描述：“齐陈重而不坚，秦陈散而自斗，楚陈整而不久，燕陈守而不走，三晋陈治而不用。”<sup>①</sup>这段文字指出齐国军阵的特点是“重而不坚”，下文又对此作了解释：“夫齐性刚，其国富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，其政宽而禄不均，一陈两心，前重后轻，故重而不坚。”<sup>②</sup>

这两段文字并无太多难解之处，但历来注家对于屡屡出现的“重”、“轻”两字，往往都是一笔带过，解释得过于抽象化和简单化。对于“齐陈重而不坚”，当代学者多译为“齐国阵势庞大但不坚固”<sup>③</sup>，在陈宇的《吴起兵法破解》中，列出了将“重”字释为“兵力的‘集中’”以及“队伍的‘庞大’”这两种解释，并采信后一种释法<sup>④</sup>。这种释法，并不能详细的描述齐国军阵的特点，而且与后面的“前重后轻”之语，难以构成对应关系。有学者将“前重后轻”也直译为“兵力部署前重后轻”<sup>⑤</sup>，“重”字在同一文中前后释义不同，使得今人对于齐国军阵的认知更加困难。

仅以常理论之，将“重”释为“兵力庞大”，也有不通之处。“兵力庞大”只是一个相对概念，涉及到战场上双方之间的兵力对比。战争的实际情形是，针对不同的战役，出动军队的规模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。战国时期，齐国参加战争的次数很多，不可能每一次都派出同样数量的兵力，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有兵力上的优势。很显然，兵力是否庞大，并不能作为一国军阵的基本特点。无论兵力多少，指挥官

① 《中国军事史》编写组：《武经七书注译》，434页，北京，解放军出版社，1986。

② 《中国军事史》编写组：《武经七书注译》，435页。

③ 《中国军事史》编写组：《武经七书注译》，435页。

④ 陈宇：《吴起兵法破解》，62页，北京，解放军出版社，2010。

⑤ 《中国军事史》编写组：《武经七书注译》，436页。

都需要排兵布阵。或者说,无论兵力多寡,在理论上都可以布置成同样的军阵;无论是齐国军阵还是楚国军阵,都可以是“兵力庞大”的,“兵力庞大”与阵型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。

而且,如果《吴子》的本意是将齐阵的特点描述为兵力庞大,那么后文的“前重后轻”之“轻”,便与“重”形成对应,作“兵力薄弱”解。齐阵的“前重后轻”就是说,前面的兵力庞大,后面的兵力薄弱。既然同一军阵中兵力前多后少,又怎么能在整体上以“兵力庞大”来作为其特点?而且,《吴子》对齐阵的分析之语——“齐性刚,其国富,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,其政宽而禄不均,一陈两心”,与“前重后轻”、“重而不坚”难以构成逻辑上的联系,解释起来也比较牵强。

由于资料的缺失,仅依据传世文献,只能停留在对齐国军阵的抽象描述上,对于《吴子·料敌篇》的一些细节问题,无法再做深究,看似矛盾、难解之处,也难以做出合理解释。这时候,如果想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,更为细致地了解战国时期的齐国军阵,还原古代战场的实际情形,就需要借助于出土文献。

## 二、从汉简看齐国军阵

1972年,银雀山汉简出土,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。就军事史研究来说,银雀山汉简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,因为在此出土的竹简,多与军事有关。学术界长久以来争执的孙武与孙臧、《孙子兵法》与《孙臧兵法》的关系问题,也借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。失传已久的《孙臧兵法》重新面世,为古代兵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。

《孙臧兵法》中的《陈忌问垒》篇,是孙臧向陈忌(即田忌)描述马陵之战中齐军的阵形部署的一篇对话集。按照史书记载,马陵之战中,田忌是主将,对于战时的部署情况应该知晓,但从《陈忌问垒》篇来看,田忌似乎对于战争的进程并不了解,反而需要向孙臧询问。有学者解释为“田忌虽为军将,盖未亲自参加此次战斗,或虽参加,但未详知孙臧之具体布置”<sup>①</sup>。此处矛盾,暂且存疑。

据《陈忌问垒》,孙臧在马陵之战时的部署是这样的:“疾利(蒺藜)者,所以當罍(溝)

池也。車者,所以當壘(也)。(□□者),所以當堞也。發者,所以當俾墀也。長兵次之,所以救其隋也。從(縱)次之者,所以為長兵(□)也。短兵次之者,所以難其歸而微(邀)其衰也。弩次之者,所以當投幾(機)也”<sup>②</sup>。孙臧将蒺藜作为壕沟,战车作为营垒,构成防御工事。其中,“發”释为“蔽”,指盾牌,当做城上矮墙,起防护作用,一起构成军阵最外围的防御工事。这道防御工事的后面,便是使用长兵器的部队。长兵器部队的后面,则布置有持短矛的部队。短矛兵的后面,是负责远射的弩兵。这种阵形配置,将障碍物、战车和防护器具作为外围工事,长兵器、短兵器、远射武器梯次配置,的确可以更好的发挥各种不同兵器的优势,正如《司马法》所说:“兵不杂则不利。长兵以卫,短兵以守”<sup>③</sup>。这段话充分反映了齐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兵力、兵器布置方式,可以作为研究齐国军阵的重要参考。

此段简文之下,另有一段文字,即“卒已定,乃具其法。制曰:以弩次疾利(蒺藜),然后以其法射之。壘上弩戟分”<sup>④</sup>看似与上述文字构成矛盾,实则不然。仅观此段文字,则弩兵似乎布置在蒺藜之后,而非前文所说的处于阵形最后面。其实,对于这个问题,《孙臧兵法校理》中已给出答案,即《陈忌问垒》篇注释中所说“按蒺藜所以阻敌,此言迨敌陷入蒺藜,则伏弩射之,防其逃逸”<sup>⑤</sup>,此言甚为有理,即“弩次蒺藜”实为攻击顺序,也就是敌人若发动攻击,必先陷入蒺藜之中,此时弩兵才发箭射之。如前文所言,弩兵在阵型中的位置,仍然是处于最后面,但是由于弩兵具有远射优势,所以在攻击时的次序比较靠前。

根据银雀山汉简《陈忌问垒》有关齐国军阵的记载,与《吴子》中的相关文字进行对照。当

① 张震泽:《孙臧兵法校理(新编诸子集成本)》,45页,北京,中华书局,1984。

②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:《银雀山汉墓竹简(壹)》,55页,北京,文物出版社,1985。

③ 《司马法·天子之义》,《武经七书注译》,93页。

④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:《银雀山汉墓竹简(壹)》,55页。

⑤ 张震泽:《孙臧兵法校理(新编诸子集成本)》,50页。

然,这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:根据史书记载,吴起活动于魏文侯、魏武侯的时代,而孙臆则活动于齐威王、魏惠王的时代。吴起要早于孙臆。这样看来,《吴子·料敌》篇中所说的齐国军阵,指的并不是孙臆部署的那种军阵。用《孙臆兵法》的相关记载来解释《吴子》,似乎在时间上倒置了。然而今本《吴子》的成书年代,历来是兵学领域中争论不休的问题。今本《吴子》是否是吴起本人的作品,也存在较大争议。一般认为,《吴子》反映了吴起的部分军事思想,但未必由吴起亲著。《孙臆兵法》也是如此。《吴子》书中出现大规模成建制骑兵部队,属于战国后期的战争特点。而《孙臆兵法》中,也同样提到了骑兵部队。尽管吴起的活动年代早于孙臆,但大量信息说明,这两部兵书在成书时间上相差无多。以《孙臆兵法》来和《吴子》进行对照,借此研究战国时期齐国军阵的实际情况,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。

### 三、齐国军阵详解

银雀山汉简《陈忌问垒》详细描述了齐国军队在战场上排兵布阵的方式。通过这些信息,便于更好地理解《吴子·料敌》篇中所描述的有关齐国军阵的主要特点。

#### (一) 重装兵与轻装兵

据《吴子》,齐国军阵的特点是“前重后轻”。“重”的本义,无外乎指分量较大,与“轻”字相对而言,其余各义均从此处引申。既然“重”与“轻”的含义相对,故不妨从“轻”字入手,考察其更为确切的含义。

“轻兵”一词,屡见各种史料。这里的“轻”字,可以指负重较少,装备简省,即“轻装”之意。如《吴子·论将》中就有“轻兵往来,分散其众”<sup>①</sup>之句,释文将此处“轻兵”解释为轻装部队。在银雀山汉简《孙臆兵法·威王问》中,也提到了“以轻卒尝之,贱而勇者将之,期于北,毋期于得”<sup>②</sup>。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则记载,在秦赵长平之战中,秦军“出轻兵击之”<sup>③</sup>。《孙子吴起列传》中也记载“今梁赵相攻,轻兵锐卒必竭于外,老弱罢于内”<sup>④</sup>。先秦古籍中,“轻兵”一词出现的次数很多。在大多数语境中,“轻兵”均指装备轻便、行动迅速敏捷

的部队,是指装备简省、负重较轻、行动迅捷,而非战斗力低下。当然,“轻兵”还有一种解释,就是指兵力少、战力弱的部队,与“重兵”相对。可是此种用法在先秦史料中比较少见,多见于秦代以后的史料。其实,即使是秦代之后的史料,“轻兵”在很多语境下仍然指轻装的部队,如《三国志·郭嘉传》中:“不如留辎重,轻兵兼道以出,掩其不意”<sup>⑤</sup>。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,中国古代的军队中,轻装兵是作为一个常备兵种而存在的。

不仅文献史料可以证实轻装兵的存在,出土文物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。在秦始皇陵兵马俑被发掘出土之后,考古工作者就已确认,“武士俑可分为两类:一为身穿短褐的武士俑,一为铠甲武士俑”<sup>⑥</sup>。短褐武士俑就是“轻装步兵俑”,而铠甲武士俑则被称为“重装步兵俑”。关于秦军的步兵分为“轻装步兵”和“重装步兵”的问题,白建钢在《论秦俑军阵的轻、重装步兵》一文中已经详细说明。白建钢认为,在编制上,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各成体系,轻装步兵被当作前锋,装备远射武器首先接敌,并进而将秦俑军阵的轻、重装步兵与古希腊、罗马的轻、重装步兵进行比较,指出秦俑重装步兵是军队的主力,主要装备有刺杀武器,而轻装步兵则执行辅助作战任务,主要或大量的装备为射击武器。<sup>⑦</sup>这一论断得到了秦俑专家袁仲一先生的认可,只是袁先生对白先生论文中“秦轻、重装步兵成分不同,地位高低不同”这一论点持保留意见。<sup>⑧</sup>可见,中国古代也有重装步兵与轻装步兵的区别,两者在战场上的任务不同,装备不同,发挥的作用也不一

① 《吴子·料敌》,《武经七书注译》,450页。

②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:《银雀山汉墓竹简(壹)》,50页。

③ 《史记(中华书局点校本)》,第7册,2334页,北京,中华书局,1982。

④ 《史记(中华书局点校本)》,第7册,2163页。

⑤ 《三国志(中华书局点校本)》,第2册,434~435页,北京,中华书局,1982。

⑥ 始皇陵秦俑考古发掘队:《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》,载《文物》1975年第11期。

⑦ 参见白建钢:《论秦俑军阵的轻、重装步兵》,载《西北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1988年第1期。

⑧ 袁仲一:《秦兵马俑坑》,53页,北京,文物出版社,2003。

样。“轻装利于远足，重装利于近距离搏战，二者兼备，就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”<sup>①</sup>。

既然轻、重装步兵早已有之，那么先秦史料中屡屡出现“轻兵”，就很好理解了。可是与“轻兵”相对，我们却难以找到“重兵”或“重卒”的相关记载。笔者认为，其主要原因在于重装步兵本就担负主要作战任务，其参战无需特别记录；而轻装步兵是军队中的辅助兵种，平时并不负担主要作战任务，一旦脱离重步兵单独作战，必属于特殊战术，所以会被载入史书。

轻、重步兵的区分，在战国时期应是较为普遍的现象。在一支军队中，重装兵和轻装兵有着不同的位置安排，这也是阵形布置的重要内容。由此联系到齐国军阵的部署，就可以从新的角度去考察“前重后轻”这个特点。

## （二）齐阵特点辨析

按银雀山汉简《陈忌问垒》所述，齐军阵型的最前面是作为障碍物的蒺藜，其后是战车组成的壁垒，以代替城墙。壁垒之上还要设置盾牌，以作为城上的矮墙。在古代军事史上，以战车环绕组成壁垒，是一种常用战术，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战车都可以用来组成壁垒。《孙子兵法·作战篇》云：“凡用兵之法，驰车千驷，革车千乘”<sup>②</sup>，这说明在孙子看来，战车应该分为“驰车”与“革车”两种。“驰车”就是“攻车”，为进攻作战所用，此点甚为明确，基本没有争议。曹操注解革车为“重车”，张预注解引曹公《新书》，亦称革车为“守车”<sup>③</sup>。蓝永蔚先生详细考察了古代各种战车的称呼与分类，认为《孙子兵法》的分类更加科学，应加以采用，并进而指出，革车是防御型战车的专称，又可称“重车”、“守车”等，“除行军时装载辎重以外，宿营时可供卧息，可当军垒，作战时可为屯守，可以横阵，用途是很广的”<sup>④</sup>。孙臆为孙武的后人，《孙臆兵法》对《孙子兵法》继承颇多，孙臆对战车的认知，应与《孙子兵法》相差无多。以此观之，《孙臆兵法·陈忌问垒》中当作城垒的战车，应该是守车，也即重车。与用于进攻作战的轻车相比，用于防守的重车更加坚固，同时也更加笨重。

在重车和盾牌组成的壁垒之后，是持长短兵器的格斗部队。依前文所述，重装步兵主要装备

刺杀武器，负责近距离格斗搏战，则此处的格斗部队，应属于重装兵。在格斗部队之后，则是负责远射的弩兵部队，应属轻装兵。当然，从秦俑的情况来看，重装兵未必不能远射，轻装兵中也有持格斗兵器负责近战的，不过正如众多学者所论证，重装兵主要负责近战格斗，轻装兵主要负责远射与机动。而且笔者认为，在穿重甲的重装兵和不穿甲的轻装兵之间，还有一个模糊地带，也就是穿着简易铠甲的士兵。秦俑坑中的铠甲样式，就有多种类型，其中既有包裹整个躯干及带有披膊的铠甲，也有仅覆盖前身、无后身和披膊的简易铠甲。<sup>⑤</sup>具体到齐国军阵，在前面担负正面迎敌任务的长兵器部队，自然应穿着防御全面的重型铠甲；其后的短兵器部队，穿着的铠甲可能就比较简易；而最后的弩兵，应以不穿铠甲的轻装兵为主。

由此可见，《吴子》中所谓“前重后轻”，应指齐国军阵的前后布置特点而言。齐军将重型装备（如重车）和重装兵布置在阵形的前面，轻装兵则布置在阵后。所谓的“重”和“轻”，指的是不同的兵种和装备。

白建钢先生在其论文中断定，秦国的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的地位不同，重装步兵地位要高于轻装步兵。在经历商鞅变法之后，贯彻了军功爵位制的秦国，不同兵种之间是否还有高低贵贱之分，的确值得讨论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在西周、春秋时期，军队中的步兵确有甲士与普通士兵之分别，而且二者地位高低的确不同。在《周礼·地官·小司徒》郑玄注引《司马法》佚文云：“革车一乘，士十人，徒二十人”，蓝永蔚先生认为，其中的“士”就是甲士，由贵族或“士”这个阶层来担任，平民阶层的上层也可成为这种“士”，普通步兵则由“庶民”或者奴隶

① 秦俑坑考古队：《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》，载《文物》1979年第12期。

② 吴九龙主编：《孙子校释》，20页，北京，军事科学出版社，1990。

③ 杨丙安：《十一家注孙子校理（新编诸子集成本）》，29～30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9。

④ 参见蓝永蔚：《春秋时期的步兵》，66～68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9。

⑤ 参见袁仲一：《秦兵马俑坑》，177～186页。

担任,而且要听从“甲士”的指挥。<sup>①</sup>这种区别,与春秋时期的国野制度是相关联的。学界一般认为,春秋时期列国军队的主体是“国人”,也就是居住在国都地区、与君主、贵族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低级贵族或平民。不过在很多史料中也可看到“野人”参与战斗的记载,只是“野人”主要担任一些辅助作战任务,不是战场主力。战场上的高级兵种,就是由“国人”担任的甲士,低级兵种就是由“野人”担任的普通徒兵。低级徒兵未必都不披甲,但是由于身份、地位等原因,其装备肯定不如甲士完善,这也构成了春秋时期重装兵与轻装兵的区别。战国时期,社会结构发生变化,国人当兵的制度逐渐瓦解,但是重装兵与轻装兵的差别依然存在,而且从史料上看,“轻兵”的地位依然不高。《吴子·论将》中提出:“令贱而勇者,将轻锐以尝之。务于北,无务于得”<sup>②</sup>,与《孙臆兵法·威王问》中词句相同,这都说明当时轻装兵在军队中的地位不高。

春秋战国时的齐国向来以文化昌明、生活富足、法令宽松而著称,而《吴子》却指出,齐国“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”,忽视底层民众的利益,而且“政宽而禄不均”,赏赐待遇不能做到平均。按照荀子的记载,齐国“隆技击之士”,对所谓的“技击之军”十分重视。《辞源》释技击为“击刺之术”<sup>③</sup>,《荀子》注解云:“齐人以勇力击斩敌者,号为技击”<sup>④</sup>。从这些材料可知,“技击”是一种以近战格斗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步兵,相当于《陈忌问垒》中站在阵列前面的格斗部队。齐国很重视这个兵种,他们在战场上斩获敌人首级,就能得到奖赏,但荀子也说齐国“无本赏”,即只看是否斩首,无论战争胜负。<sup>⑤</sup>这样一种奖赏方式,显然对站在阵列后方担负远射、支援任务的轻步兵极为不利,因为他们很难直接斩获敌人首级。轻装兵多来自底层平民,地位本就不高,在战场上又不能获得和重装兵同等待遇,受到国家的轻视,所以战斗意志薄弱,与前面的重装兵难以团结一心,也就造成了《吴子》所云“一陈两心”。

齐阵采用重装兵力梯次配置的办法,使阵形十分厚重,但是轻装兵都被安排在后,两翼缺乏保护。由于国内制度等原因,齐国的重装兵与轻装兵不能团结作战,轻装兵不能发挥其机动灵

活的优势。因此,吴起建议兵分三路攻击齐阵,各以一部侧击其左右两翼,另以一部乘势从正面进攻。<sup>⑥</sup>这种攻击方式充分利用了齐阵重装兵力在前、阵形笨重、人心不稳的弱点,通过两翼的夹击使齐军顾此失彼,则“其陈可坏”。由是观之,《吴子》对齐阵“重而不坚”的评语,也甚为恰当有理。

#### 四、结语

通过对银雀山汉简《陈忌问垒》篇与《吴子·料敌》篇的比较研究,可知齐国军阵的布置特点是重型装备与重装兵在前,轻装兵在后,是为“前重后轻”;由于齐国更重视以技击为代表的重装格斗兵种,对轻装兵较为轻视,且赏罚不均,法令不严,所以轻装兵与重装兵不能团结一致,难以有效配合,以至于“一陈两心”;重装兵力集中在阵前,再加上不同兵种的梯次配置,使齐阵表现出了“厚重”的特点,但是由于重装兵与轻装兵的战斗意志不同,轻装兵的位置安排以及赏赐待遇都不合理,不能发挥其机动灵活的特点,反而使阵型变得更加笨重,一旦遭到打击就很容易崩溃,因此这样的阵势就“重而不坚”了。

《吴子·料敌》篇对齐国军阵的描述,与当时齐国的政策取向、军事制度是相吻合的,确实反映了齐阵的特点。这些特点,又是通过对银雀山汉简《陈忌问垒》篇的解读而得到更为明确的认知。由此可见,以出土文献资料对照传世文献史料进行比较研究,应该成为古代军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。

作者:赵志超,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 
责任编辑:闫茁草

① 参见蓝永蔚:《春秋时期的步兵》,42~46页。

② 《吴子·论将》,《武经七书注译》,453页。

③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:《辞源(修订本)》,1331页,下册,北京,商务印书馆,2009。

④ 王先谦:《荀子集解(新编诸子集成本)》,下册,271页,北京,中华书局,1988。

⑤ 王先谦:《荀子集解(新编诸子集成本)》,下册,271页。

⑥ 参见《吴子·料敌》,《武经七书注译》,436页。